

伊人独走

杨扬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伊人独走

杨扬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人独走 / 杨扬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378-5051-3

I. ①伊… II. ①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1755 号

书名: 伊人独走

著者: 杨 扬

策 划: 商爱欣

书籍设计: 宗彦辉

责任编辑: 李向丽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0351-5628695 (编辑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34 千字 印张: 7.75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051-3

定价: 36.80 元

目 录

黑点	1
狂人日记	10
我的红颜	22
劫史	26
两镇之间	34
飞天舞	45
FOE	61
凌迟	69
谦·辱	79
前夕	87
情劫	92

天性	103
升级	108
学捕	113
流浪	118
欺骗与爱情	124
自白	129
写给哥哥	134
伊人独走	139
还有谁,活在我们的世界里	161
我怕有一次,你会真的不理我	171
三月惊雪	181
芷殇	217

黑 点

我无比兴奋！

我连神仙也不要做！

啊！萧萧竟然接受了我的求爱！萧萧是个很可爱的人，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她的身材小巧，我从没有见过比她身材更好的女孩。

昨晚，我们去公园，玩了很久，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光是值得留恋的。她累了，我们便是一条石凳上休息。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句句说到我的心坎上，致使我不敢看一眼她的眸子。她一直看着我，我终于情不自禁，拉住她柔柔的手，表白了我久蓄的心意。我们对视着，我吻了她，她说：“这辈子我注定是你的新娘。”

我幸福得快要死去。

——我没有死，萧萧将是我的新娘。

二

我躺在床上，床上好像有许多小手挠痒着我，我无法入眠。我想，萧萧也一定跟我一样。

我和萧萧相识一年半了，从我见到她的第一眼，我的心便浮动起来。她的脸色一直都是红润白皙的，她是很温柔腼腆的女孩，很容易脸红。我终于在她为我脸红了一千次之后表白了我对她的爱。

萧萧真的很美，但不知怎么的，我一直怀疑她的右耳垂上应当有个黑点，那个点看上去就和穿了耳洞一样。可是，直到昨晚，直到我吻了她，我并没有看到她的耳垂上有黑点，而她的确没有穿耳洞。我的心跳得很快，我怀疑自己是否心理有异，或者恐怖小说里的场面在我的生活中演绎。

三

我和萧萧认认真真地谈起了恋爱，我们手拉手在大街上走、购物、玩闹，我们简直融为一体了。

然而，我又仔细看了她的耳朵，它们却像玉雕成的，而且是晶莹无瑕的玉——我没有发现任何黑点。于是我对萧萧说了我的想法，她以为我是开玩笑，轻轻地咬住了我的耳朵，我不想让她扫兴，就抱住她。

我更加奇怪，我以前从未有过同样的感觉，尽管朋友也说我有点神经质，可是，偶尔一些偏激的想法不久都会打消。偏偏这一点，记忆极为深刻。到现在，我只要一见到萧萧，就觉得她的右耳垂上有个黑点。萧萧却说：我不喜欢你总吻我耳朵。

我甚至因此不敢向她求婚。

四

这一天夜里，我突然惊醒，我的心一阵阵地痉挛。我做梦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梦。

一个女孩？是的，一个清纯秀丽的女孩，她很快地把嘴送过来，碰了我的唇一下，我惊愕地发现她的右耳垂上赫然有一个黑点，正像是穿了耳洞，但我敢肯定，那并不是一个耳洞，而确是一个黑点。

我在黑暗中坐了起来，清晰地听见一个声音在喊“步尘、步尘”。步尘是我的名，我赶紧扭亮灯，坐到书桌旁，想梳理

一下思维。这时，我的目光又落到书桌的一张纸上，我惊得吐不出气来，我一直疑心我为何总是能一笔写出“游龙”两个字，而且经常，而且紧凑，似乎本是一个字。我真正明白了，我记起了所有的事。

是的，我听见母亲说过，在我出生的那年，村里正加紧计划生育。母亲已生了三个孩子，又怀上我，只好亡命地躲避。最后，我是在妈妈的一位姓游的好友家落地的。后来妈妈又说过，我尚在她腹内时，游家的妈妈也怀上了。游叔叔和妈妈是老同学，十分要好，便和爸爸说，若是一男一女，便结为秦晋之好。后来果然，她家生的是个妹妹。所以，我刚出生便有妻子了，她姓游，我姓龙，我们合起来便是“游龙”。

后来，我大约是见过游妹妹一次的，那时我应当是十岁了。游叔叔带着她到我家来，时隔太久，没有什么印象了，一想起她都只是萧萧的模样，只是她的右耳垂上确有一个黑点，我的记忆极深。爷爷懂相术，说是一个吉相，乃是聪颖的标志。我非常高兴，我的妻子是非常聪明的，我想。

这后来甚至成为一件令我自豪的事，因为这时代很少有如我一般“指腹为婚”的事了。只是后来一直没有见过游妹妹，我也没有去看过她，她也没再来我家。但我一直没有忘记她，没有忘记她右耳垂上的黑点。

五

第二天，我去找萧萧，我仔细地端详了她，觉得确是游妹妹无疑。可是，她怎么姓萧呢？而且最令我吃惊的是，她耳垂上确实没有一个黑点。我越想越怕，萧萧假若不是游妹妹，我不是对不起我的游妹妹么？萧萧见我彷徨失措，关切地问我：“你怎么了？昨晚睡得不好？”

我不想让她担心，说：“好的。”忙回了家。

母亲正在做饭，我走过去，她见我惶恐的样子，忙问：“你怎么了？不是刚从萧萧那里来的吗？”她和萧萧同样关切地问我，而且，她在提到萧萧时脸上欣喜的神色，使我又确信萧萧便是游妹妹，我问她：“妈，你是很喜欢萧萧的，萧萧该是姓游吧？”

她听完我的问话，脸上的惊异又加了一倍。她甚至用手来摸我的额，验证我是否发烧。失败后，她惊叫着：“你疯了吧？萧萧怎么姓游？”

我一听，蒙了——啊！萧萧的确不是我的游妹妹！我很想倒下去，但终于镇定，我问：“那游妹妹呢？她在哪里？”

“游妹妹？什么游妹妹？你还没结婚就有了婚外恋？”

“你想骗我，你因为太喜欢萧萧，便以为我不记得游妹妹

了吗？我听见你对萧萧说，这辈子只要她做儿媳。”

“你一定吃错东西了，你在说什么？”母亲的样子看起来像疯了。

我证明自己：“我不会忘记游妹妹的，她十岁时来过我们家。而且，我清晰地记得她的右耳垂上有个黑点，就像穿了耳洞。是的，一个黑点。”

母亲看起来十分伤心——被戳穿了阴谋她自然要伤心。她很快去把爷爷找来了，爷爷望了望我，说：“天有不测，吉凶无常。”

“爷爷，游妹妹你总该知道吧？”

“游妹妹？你的事，我哪里知道？”他迅速地逃跑了，我从来没有发现一条跛腿能跑这么快。母亲却已经哭了起来，我也很伤心，安慰了她几句，转而进了房。

房里似乎有鬼。而我总看见一个有黑点的耳朵。我听见父亲的咳嗽，便飞快地跑了出来。

“爸爸，你难道也不知道游妹妹么？我出生在游家，她是游家的女儿。”

父亲也吓了一跳：“你出生在游家？你出生在我龙家！”

我就知道他们已经商定好的，决计要陷害我，要忘记我的游妹妹。再说也无用，我又回到房内。

我一直坐着，饭也吃不下。我的思想在萧萧和游妹妹之间

徘徊。我真的很爱萧萧，而我又不能不顾游妹妹。啊！我真不知所措——

六

翌日清晨，我提着旅行包出门来，一家人都惊讶地望着我。

母亲又大哭起来，她甚至来求我别犯傻。我坚定地说，我认为我的行动是正确的。我再一次问了所有人游家的地址，都摇头，他们的狠心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定，我吻了他们，对母亲说我爱她，就出门了。父亲说“他不久就会回来的”，也就无人拦我。

我本来打算不告诉萧萧的，但我很不愿意伤害她。她见到我，惊讶不亚于母亲，我不好向她明说此事，只借口去出差，要一段时间。她本来要跟我去，我十分艰难地哄住了她，她才安静，我看见她的眼睛噙着泪，仿佛看到了游妹妹的泪眼。

我向她吻别。

七

我首先肯定游家一定就在本县，于是，我先到公安局里查，本县姓游的只有十几家。我抄录下地址去寻找我的游妹妹。

所有游姓人家中，和我同龄的女孩没有一个。我毫不气馁，我坚信我的游妹妹在等着我寻找。在寻找中，我常常想起萧萧，她根本便是我心中游妹妹的形象。令我悲哀的是，她的右耳垂上却没有一个黑点。

我想着萧萧，找着我的游妹妹……

八

一个月后，我以一个苦行僧的模样出现在萧萧面前。我心里异常高兴——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游妹妹。我紧紧地抱住她，她也同样地抱紧我，她仿佛能够想到我所受的辛酸。

久抱之后，我仔细地端详她，她的形象却并不比我好许多，她脸上的肉都瘪了，眼睛也深陷下去，颧骨突出，皮肤泛黄粗糙，失去了原有的光泽。我们的泪同时流了出来，我能够理解远离情人的感受，我能够想象一个女孩，当男孩毫无理由地消失之后所受的创伤。我吻了她一下。啊！我的心被狠狠地刺了一记——我清楚地看到她的右耳垂洁白得像雪，我的心又沉重起来：我的游妹妹在哪里啊？我放开她，发疯似的跑了……

九

我觉得我同样对不起萧萧。

这夜里，漆黑的天，河里的水很凉，我看见一双热切的眼睛，泛着泪光；我看见一只长着黑点的耳垂，就像是穿了耳洞……

狂人日记

尝闻世间无奇不有，我莫无存疑，尚未感奇异谬事。

我之友善者漠生，言语怪诞，生性无忌，历言其脑莫大，容天下，纳世界，无所不舍，自诩旷世绝代。我甚有所惑，心存疑忌，以为诳。数有涉猎，与彼情深义重，无所不谈，言谈举止间，适感其言善辩，辞藻精辟，非比一般。

但闻其抱病，屡去见望，其以心病相托，言曰：“知我心者，托以心书。”余不胜荣幸，度存其卷，今以示。

观古今书，鲁迅先生笔下据说有位狂人，其症曰“迫害狂”，余心察漠生笔记，方知其患——“压抑狂”。

我近来更不比寻常，愈懒而愈惮忌。其实又怎能怪我呢？那些人多么可怕！在他们面前我连提一提脚、伸一伸手都自然

不起来。天总是下着雨，还刮着冷风，他们就像那雨，就像那风，好生歹毒！似乎我是他们的公敌，他们合起来要报复我。我整天提心吊胆，他们稍发出一点声响，我就会吓一大跳，一蹦而逃。

这些人都着了魔道。我想这个世界是“唯我独清的”，我不和他们同流合污。我为我把自己和陶潜归到一类人而得到安慰。但是，我的身边也都是妖魔，我怎么才能摆脱他们的阴谋？

我懒得有理，忌惮得实在。

二

天总是下着雨，还刮着冷风，这样的魔鬼的世界如同这样的魔鬼的天气。

午夜我醒过来，感到强烈的窒闷，一条火舌吐过来，先是刺着我的眼睛，使我失去了睁闭的本能。我不能见物了。啊！莫非那个瞎子说得对，我在今年是有些事的。我惊慌起来，不知所措，我想要抓住被褥，但抓不到——我抓到的是魔鬼的手，冰冷冰冷的。我赶紧放手，我的手不知道该放到哪里去，但接着，我就连手在哪儿都不知道了。

忽然，“吱呀”一声，房里光亮起来。母亲走了进来，我

才发现自己坐在地上，抱着两只脚，我怀疑那脚不是我的，母亲仿佛有些彷徨，她的眼睛放出犀利的光，两只脚交替地一前一后地摆动，朝我走来，我才怀疑起那目光，她一定是要捉我回去向魔鬼邀功了，但我没有力气做出反抗，我浑身酥软无力，任她摆布。她把我放到床上，用被包死，说了些叫我安静的话。又吻了我一下，转身就关了灯出去。

房里漆黑一片，那光又被母亲收了，我这才想起起先那火舌也一定就是她放来吸我的精神的，只有能放才能收的。我愈加害怕起来。母亲原来也和他们是一伙的。

我又想起那凄冷的临行的吻，母亲已十多年没有吻我。这一吻看来非同小可，我感到这张床随我一起抖了，难怪她说我这几天的行为古怪，原来只是下个预令。我敢确定，母亲那一吻必定吸尽了我的精髓。

三

如果不是我谨慎，我恐怕真的死了。

晌午，我去打饭，只剩得我一个人了，我不敢挤在那魔鬼的群众里抢饭吃，我平时连看都不敢看他们。

那个食堂伙工用那冷峻的目光瞅我，我便感到全身都冷飕飕的，我看他时，觉得他似乎是饿狼，而我是羊羔。我伸手去